**盛唐诗人的朋友圈**

公元719年，大唐王朝开元七年，在历史上是一个平静的年头。

这一年，值得一记的几件事之一，就是五月份发生了日蚀。唐玄宗李隆基对此很不安，裁乐减膳，降低了生活标准。日蚀之后是连续的干旱，李隆基又被迫下令，亲自核看囚徒的罪状，搞些减刑假释，以争取上天的宽免。

一切都很平常，然而，对于盛唐诗人来说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，正悄无声息地在这一年发生着。

在广西容州，有个小官杨玄琰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兴高采烈的消息，宣告自己又当爹了，这次生了个女孩，准备起名叫杨玉环。

在湖南，大诗人张说发贴称，一座壮观的楼阁经他主持修建已经完成，这座楼阁后来定名岳阳楼。朋友们纷纷点赞，说有机会要去玩玩。但这楼真正出名要等到三百多年后，有个叫范仲淹的人贴出了那篇名为《岳阳楼记》的长微博。

在河南，芝麻大的小官杜闲，在朋友圈发了他那七岁的儿子杜甫的诗作——“凤凰”，立刻赚了不少赞，也赚了不少天才的夸奖。杜闲高兴之余内心默默向老爹在天之灵祷告，您老的诗名终有人继承了。他爹的确有点猛——杜审言，五言律诗的奠基者。

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位叫王维的十九岁诗人，这一年的朋友圈很平静。此时的他正奔波在干遏的道路上，因为前途未卜，根本顾不上更新。但属于他的时代眼看就要到来。

**王维的高端朋友圈**

王维关注着这一年即将举行的京兆府试。形势对他很不利，一个叫张九皋的才子行情看好。此人很有后台，哥哥张九龄官拜左补阙，在吏部专司考试选人，他本人还受到了玉真公主的青睐，据说公主要把张九皋保送成第一名。

这些坏消息足以让人灰心沮丧。然而王维不愿放弃。他决定再度拜会一个人——岐王李范，也就是杜甫后来“岐王宅里寻常见”的那位。他是皇帝李隆基的弟弟，也是大唐诗歌俱乐部名誉主席。据说此人“爱儒士，无贵贱为尽礼”，常在家里搞文学party。

话说王维找到了岐王，气喘吁吁开门见山：“你妹……”

看着愕然的岐王，王维终于把话说全了：“马上京兆府试，你妹玉真公主要保送才子张九皋，这如何是好？快帮帮我。”

岐王感到有些为难：“我妹性子倔，不太好搞啊。”这倒不是在推脱，玉真公主个性之强直逼太平和安乐两位公主。

然而岐王终究爱才，很快下定了决心：“五天之后，你来见我，带上两样东西。”

他殷殷叮嘱王维，这两样东西分别是“子之旧诗清越者，可录十篇”“琵琶之新声怨切者，可度一曲。”说着还不忘猛拍胸脯：“我给你搞定。”

岐王果然搞定了——五天后，凭借着小清新的诗文和一曲琵琶，王维上演了一场“大唐好声音”。导师席上的玉真公主拍下按钮转过身来，面对着“妙年洁白，风姿都美”的王维，立刻加了关注：我是玉真，加一下微信？

岐王在一旁猛敲边鼓：“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为解头，诚为国华矣！”

煽动之下，玉真公主已成了王维铁粉——“召试官至第，遣宫婢传教。维遂作解头。”也就是内定王维当第一名。

京兆府试之后，王维的试帖诗《赋得清如玉壶冰》满城风传:“晓凌飞鹊镜，宵映聚萤书。若向夫君比，清心尚不如。”虽然尚不如后来钱起的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，但也确是唐代试帖诗里的佳作。

王维是幸运的，此后的李白、杜甫都沿着他的足迹，踏上了登霄之路，却均铩羽而归。

后来，盛唐三大诗人的朋友圈中，李、杜二人独好，频繁互动；但他们与王维总透着一种疏离和隔膜。杜甫和王维颇像是所谓“点赞之交”，李白更是和同龄人王维毫无互动，几乎从不在对方帖子下留言。

传说中的李白醉酒，力士脱靴更可能是传说，但真实历史中，唐玄宗李隆基倒是给他喂过饭。清代，苏六明，《太白醉酒图》。

**功名路上奋马扬鞭**

当王维在京城少年得志的时候，同龄人李白仍然不务正业，学剑、学神仙、学纵横术，什么都玩。

他游逛成都，走访司马相如的琴台，写下了不少诗赋和800年前的大才子较劲。

二十七岁那年，李白游览到襄阳，朋友圈里多了一位年长十二岁的孟浩然。后人总津津乐道李杜之交，事实上李白和孟浩然的友谊远在杜甫之前。孟浩然本人恬淡、闲适的气质很让李白倾倒。

那些日子里，孟浩然和李白极可能一起喝了不少酒。或许某一次，他借着酒劲对李白说：“兄弟，说句心里话，我还想试一试，去趟长安。我觉得自己还有戏。”

李白要送孟浩然走了，请记住这次送别的时间和地点——开元十六年三月，黄鹤楼，因为那一首绝美无匹的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。

分别之后，两人明显加快了博取功名的步伐。已近四旬的孟浩然感到时不我待，直奔长安参加考试；李白则年近三十，他选择的道路是树立名声、先取外围。

就在孟浩然出发前往长安的前一年，朋友圈里传来好消息：好友王昌龄及第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

这件事极可能激励了孟浩然的功名心。王昌龄是干过农活的大诗人，我老孟书香世代，岂能不中？

飞舞的雪花中，孟浩然向长安进发。他的朋友圈里文采飞扬，好诗频发：“洛川方罢雪，嵩嶂有残云。”“聊题一时兴，因寄卢征君。”

到长安已是早春，然后孟浩然就落第了。

无法确切地解释他为何会落第。从开元十一年到二十三年，有王昌龄、崔颢、祖咏、储光羲、綦毋潜、常建、王维、薛据、刘长卿、颜真卿、贾至、李颀等一大批诗人及第。但这长长的名单中，就容不下孟浩然。

愤懑，痛苦，失望……孟浩然心里五味杂陈，滞留在苦雨的京城，觉得没脸面回家乡。朋友圈的气息十分低沉：“少年弄文墨，属意在章句。十上耻还家，裴回守归路。”

唯一的安慰，来自于王维。他们在长安相遇，言谈十分投机。他们在当时压根没想到，未来两人竟被并尊为“王孟”。要知道，当时和王维齐名的可是崔颢，就是那个凭着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秒杀李白的猛人。

王维宽慰着孟浩然：“放宽心回家吧，去痛饮田家的酒，去读些有趣的书，何必像司马相如一样非要献什么《子虚赋》，为功名所困呢！”

孟浩然淡淡一笑，饮尽杯中酒，给王维留下一首诗，作为最后的告别：

　　寂寂竟何待，朝朝空自归。　　欲寻芳草去，惜与故人违。

　　当路谁相假，知音世所稀。　　只应守寂寞，还掩故园扉。

**李白、杜甫、高适的白衣飘飘的年代**

孟浩然飘然远去了，而在舞台的另一边，李白的活动越发频繁。

他的朋友圈质量猛进，大V层出不穷，有前辈诗人贺知章，有当朝权贵玉真公主、崔宗之、韩朝宗，有同辈诗人王昌龄。还有一些搞不清楚来历的怪人，比如一位号称“相门子”的岑勋，以及一个神神叨叨的隐士元丹丘。

这两人大大沾了李白的光，生前籍籍无名，却因为稀里糊涂地被李白写了一笔，从此名留千古——“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”。

光阴似箭，辉煌的“开元盛世”渐渐过去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。天宝元年秋天，李白达到了人生的“巅峰”，在朋友推荐下，他被皇帝老儿召唤入京，面君于金銮殿，供奉翰林。那个浪荡公子终于登堂入室，自己也要成为大V了。

李白是否曾让高力士难堪，暂且存疑。但他的确一度受到超规格的待遇，据说皇帝“以七宝床赐食，御手调羹以饭之”，几乎要亲自喂饭。有谁记得李隆基给老婆杨玉环喂过饭？

然而好景不长，李白很快受到了杨贵妃、高力士等的谗毁，即所谓的“秋风摧紫兰”，最后被买断工龄，赐金还山，遭到了体面的解雇。

未必就要为李白伤心——这一年他虽然失业，却也收获了两样珍贵的东西——友谊和爱情。他遇到了一位姓宗的姑娘，有了第三次婚姻。两人志趣相同，后来还曾经患难相依，成就了一段完满姻缘。此外，他的朋友圈里还多了两个人——杜甫和高适。

这三个大龄青年相遇的场面，应该不会太隆重。李白刚刚下岗，杜甫还在苦苦找门路求职，高适名义上虽然出自赫赫有名的渤海高氏，但早年躬耕自给，吃了不少苦，跑到长安考试又落第，到了四十岁仍然东游西逛，没个着落，是标准的“四零五零人员”。

三个无业游民在大梁、宋中一带痛饮狂歌，骑马畋猎。与此同时，王维正给奸相李林甫写着颂诗，“谋猷归哲匠,词赋属文宗……朝夕仰清风”，而李、杜、高三个压根就够不着李林甫，想巴结都没门。

李、杜、高索性放开了怀抱，“醉舞梁园夜，行歌泗水春”。在他们论交的酒垆里，一旁的酒客谁能料到，这三个疯疯癫癫的人中，居然有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，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，一个伟大的边塞诗人？这大概也是盛唐才能出现的奇景。

《饮中八仙》是明代杜堇的作品，画的是杜甫《饮中八仙》之诗意，八位善饮者是贺知章、李碰、李适之、李白、崔宗之、苏晋、张旭、焦遂等。

**各奔前程，一不小心互成“敌对势力”**

　　时光飞逝，在盛唐诗人的朋友圈里，一些年长的大V故去了——张说去了，张九龄去了，孟浩然去了，贺知章去了。他们留下了“海上升明月”“波撼岳阳城”“春风似剪刀”，那些未竞的诗歌事业，将由更卓越的后继者完成。

　　似乎是天意要让后继的诗人们境界更高、感慨更深——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大唐的局面急转直下，分裂成好几个政治集团。几个诗人也被战争和政治的巨浪抛向四面八方。

　　他们或主动、或被动地分道扬镳了：高适投奔了老皇帝李隆基，杜甫投奔了肃宗，李白投奔了永王，王维加入了“伪军”。

　　杜甫安顿好妻儿，冒死投奔在灵武的新皇帝唐肃宗。途中他一度被叛军俘获,却因为身份卑微而被忽略。经历千辛万苦出现在唐肃宗面前的杜甫，蓬头垢面，鞋子豁口，露着脚丫，体面全无，望之让人心酸。年轻的肃宗看见杜甫如此忠诚，不禁感动，很快封了他一个官——左拾遗。

　　王维和杜甫一样也被叛军俘虏，但大V就是大V，没法蒙混过关，被叛军劫持到洛阳，被迫屈服当了叛军的“给事中”。当时像王维一样被形势所迫参加“伪军”的不少，连宰相陈希烈都当了叛军的中书令。

　　李白本来好端端地在庐山隐居，偏生一心想杀敌平叛、报效国家，恰巧庐山接近另一个政治集团——永王李璘的势力范围。李璘正想创业上市呢，几次派人来庐山猎头，邀李白加入团队。

　　李白顿时豪情满满，天真地以为杀敌报国的机会到了，朋友圈里才思泉涌，连续十首《永王东巡歌》，大唱着“为君谈笑净胡沙”，高调宣布加盟。

　　然后……然后李璘就被亲哥哥唐肃宗李亨给灭掉了。攘外必先安内，大唐公司只有一家，你李璘搞什么创业，闹什么上市？

　　崩溃的永王部属中，李白显得非常刺眼。他顶着附逆、造反的帽子，天下虽大却无处可逃。更讽刺的是，被派来攻打永王李璘的那位大人物、新晋淮南节度使，居然是高适。

　　安史之乱中，高适凭借着自己政治上的敏锐，一路高升，一直做到了正大军区级的节度使。

　　李白彷徨无地，跑到彭泽自首，随即因为附逆的严重罪名被投入狱中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王维是当过叛军伪官的人，叛军被平定之后，行将被严惩，却因为及时地拿出了一首诗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”，证明了自己不忘唐朝，再加上弟弟的营救，最后平稳过关，照样当官。

　　李白投靠的毕竟是李唐宗室，下场反而惨得多，这是否印证了一个道理：人们对于竞争者的仇恨，往往甚于对反对者？李白感叹说：“尺布之谣，塞耳不能听。”所谓“尺布之谣”，是汉朝的一首民谚：“一尺布，尚可缝；一斗粟，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。”

**盛唐诗人的朋友圈渐渐停止更新**

　　监狱中的李白“星离一门，草掷二孩”。他想起了高适，打算向他求救。这首求援诗叫做《送张秀才遏高中丞》，仅题目就让人觉得颇不是滋味，明明是给故交老友的求援信，却要“张秀才”张孟熊居中说和。

　　在诗里，李白大大赞颂高适的平叛功绩，把他描绘成是个安邦定国、经天纬地之人。末了，他才把话题引到了二人情谊上：“但洒一行泪，临歧竟何云？”

　　这封信石沉大海。最后营救了李白的是他的继室宗氏和一批朋友，这个名单里没有高适。

　　和李白不同，此时的杜甫度过了人生中一段体面而美好的时光。

　　他和王维、岑参等一殿为臣，形成了一个小圈子，朋友圈中互动频繁，点赞频频。例如分别唱和贾至的《早朝大明宫》就是缩影。拿出来一比较，你会发现王维的诗大开大阖、造句伟丽；而杜甫作为新加入圈子的成员，他的诗明显多了几分小心，着意恭维。

　　这个其乐融融的小圈子，已是盛唐诗人朋友圈最后的回光返照。很快地，杜甫、贾至、严武接连被贬，诗人们各自星散，杜甫日渐穷困潦倒。

　　一般人都关注杜甫晚年生活上的贫苦，但他精神上的忧闷怕更是堪悲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那些伟大的朋友渐渐停止了更新：761年王维离世；762年李白故去；763年，和他交情深厚的房琯辞世；764年轮到了画师郑虔和诗人苏源明，后者甚至是饿死的；此后死去的是高适、严武、韦之晋……

　　了解这些情况，我们才能读懂他那首《存殁口号》：“郑公粉绘随长夜，曹霸丹青已白头。天下何曾有山水，人间不解重骅骝。”字面上叹息的是郑虔和曹霸，但又何尝不是对所有逝去故人的挽歌。

　　770年，在飘荡于湘江的一叶小舟上，杜甫得到了老友岑参故去的消息，无疑又是一个重创。那年冬天，他在舟上死去了，终年59岁。盛唐诗人的朋友圈繁华散尽，至此终于停止了更新。